开学一个多月了,农历中秋也过了。英语进行了小考,我 果然一鸣惊人。当我知道自己英语考了全班第二名时,心里 特别兴奋,心想:你任某人开开眼吧。但卷子发到我手上时, 傻眼了,只见任天明在我的英语卷子上用红笔写着:看你那 样子,你能考这么好?一定是抄袭的……写就写了,我倒无所 谓,可任某人太欺负人了,评卷的时候,他还让我站起来,当 全班的同学念他这段话。我当时真想冲上去打他两耳光,但 那是不可能的,我唯一的办法是真正地学好,考上学,那才算 是狠狠地打了任天明的耳光。

我不仅是这样想的,还是这样做的,我就把英语学好,你 虽然对我不好,我偏要跟你好好学英语。上课我也好好上,你 让我回答问题,我尽力回答,回答不上的,我请教你,你是老 师,总不可能不教我吧?这样一想,我就没有一点气了,有的 只是学习的动力。

见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任天明很多次都斜着看我,我知 道他在琢磨我,我才不管呢。

最近班上没有大事发生, 让我这个新任班长十分无聊。 肖琪玮当班主任后,我们的学习方法变了,过去刘金贤当班 主任时,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教室里,而肖琪玮却要求我 们多在野外学习,有时候下午就把我们带出去。肖琪玮好像 特别喜欢野外,即使是早操,也要我们顺着公路,不是往上游 县城方向跑五里路,就是往下面旬阳方向跑几里路。学习也 是这样,让我们把书本一夹,要么顺公路走,找人少的水边, 边玩边学,要么就去橡元沟里面看书。

橡元沟是一个很大的沟。它的入沟处在学校操场下的几 百米处,县城的车从小镇的上面来,和水流的方向一致,狮子 口是秦岭南边从省道凹进去的一个偏僻小镇。从小镇到旬阳 境内省道近一百多公里的路,是当地人自己修的。橡元沟是 从狮子口连接道上凹进去的一个大沟,它既挨着旬阳,也挨 着安康,还挨着宁陕,里面生活着几千口人。它四周都是大 山,只能从狮子口出去,然后到镇安县城或者别的地方。

橡元沟的风景极佳,还有很有名气的茶叶。

1985年的秋天,肖琪玮经过一个多月的选点,十月一号 以后,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他就让我这个班长整队全班,跑步 进橡元沟几里左右,让大家在露天里上自习课。为何在野外 上课?原因不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野外的空气好,视 野里全是绿色,风景绝佳。

橡元沟是怎样的美呢? 我还真形容不出来。从入沟处就 是风景,两山夹一沟,沟里流的是清澈的河水,水里是游动的 鱼儿,听见响动,倏忽远去。橡元沟的水并不大,一个大人挽 起裤腿就可以蹚过去,它没有宽敞的河床,水流很急,进沟几 百米后,耸立的两山都往后退,形成了一个大弯,水随山走, 因为河床变宽且陡然升起,河水便形成了瀑布,瀑布下形成 了看不见底的潭。公路也随着山势往橡元沟里延伸。路的左 边是河、是潭,路的右边是较大的一块平地,平地上有各式各 样的农作物,有依山而建的两三个院子,每个院子住着三四 户人家。在这些院子的前面,山的转弯处,有几株大树直刺那 已经被大山分割成只有脸盆大的蓝天。

我们全班 45 个人,不,应该说 46 个人,因为还有班主任 肖老师,就分散在公路的两边、河水的四周、树上树下……甚 至连山上的树林里也有人, 当然更多的是坐在水边的草地



上、坐在水边水中裸露的石头上。这种学习方法过去从来没 有过的,除了肖琪玮。学生的家长见了,都说这肖老师是个年 轻娃,没有带班主任的经验,整天只知道领着娃们玩耍;学校 里别的老师见我们班这样,总是摇头;我们班的这几十个学 生也疑惑这样能学到东西吗?过去也在水边公路边学习过, 那是在下午饭后,晚上上自习之前这么一段时间,要么是刘 金贤,要么是张绍琪老师领着我们。刘金贤让我们学英语,拿 着英语书边跑步边背诵课文。张绍琪老师要好点,跟着他倒 可以不背诵课文,他也不管你,只是自己看课外书,但他有一 个要求,逛了一下午,晚自习绝对是一篇作文,作文内容就是 下午在公路上在山沟里,在小河里的观察和感受。同学们都 喜欢跟着他,虽然要写一篇很痛苦的作文,他有时出一个简 单的题目,譬如我们刚学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他就领我 们游橡元沟,看那沟里不同的石潭,看了让我们比赛写,写得 好他有奖励。其实,即使没有奖励,人人都会争着写的,人人 都不服气柳宗元一百多个字就把小石潭写得那样逼真呢? 人 人都想超过柳宗元。

张绍琪老师肚子里的故事很多,譬如莫泊桑跟福楼拜学 写作的故事,我最早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说是福楼拜为了 训练莫泊桑的观察能力,他就让莫泊桑观察一条黄狗就观察 了三个月。莫泊桑之所以能成为短篇小说大师,与他的这种 训练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肖琪玮老师却是与众不同,他没有 任何要求,他教我们的语文,但不要求我们非要学语文,甚至 这个下午你不学都可以。我们很多同学就是不学习,在河边 玩水, 在沙砾中找奇形怪状的石子……肖琪玮并不批评他 们,他说:别看他们现在在玩,他们会学的。果然,见所有的人 不是在背诵,就是在读书,玩的人自己不好意思了,自觉地拿 起了书本。宋校长倒是支持肖老师对我们的这种教学方法, 他并没有明确说好,但他不管不问就是证明。

肖琪玮的这种教学在一个学期以后就见分晓了,初中二 年级上学期期终考试,我们班遥遥领先。我们一班平时也领 先,但这次是遥遥领先。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全班学生的 体质明显增强,和二班、三班相比,我们班的近视眼明显少多 了,原因很明显,我们班天天在野外,看书之外还看山看水看 绿色,养眼着呢,而别的班在教室里不停地看书,视力哪敢和 我们比?还有冬天因为感冒缺课的人少了。我们天天那么早 就要跑几公里,下午也要跑几百、几千米,天天如此,一个学 期下来,学生的体质明显体高了,不感冒也是学习好的前提。

我们初中二年级放寒假时,肖琪玮受到了全校表彰,家

长们也认可了。这年寒假是腊月二十二放的,隔一天就是小 年。放假那一天,我的父亲也从几百里之外的林场回来过年, 他常年不在家,只有过年几天才能见到他,我很怕他,在我的 眼里,他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贡献,却坐享其成,而且很威 严,看什么都看不惯,我总是躲着他。前几年一到过年我就走 亲戚避开他,今年不用了。因为肖老师要回老家柴坪过年,让 我给他看宿舍,我可以天天有借口不回家了,除了吃饭,不用 时时刻刻看着父亲了。

肖老师的老家在柴坪, 是紧挨着狮子口的另一个乡镇, 腊月二十三早晨,天还是黑漆漆的,我听到有人在河对面的 公路上叫我,我迷迷糊糊爬起来答应,听声音是肖琪玮。他隔 着河喊:方英安,我坐车回家了,你给我看门,钥匙在门头上。

我不明白他为何让我看门,我答应了。回房用凉水抹了两 把脸,就去取钥匙,进了肖老师的宿舍。这时,我已经完全清醒 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原想好好睡一个懒觉的,可经肖老师这 么一折腾,被窝早凉了。肖老师昨晚没有生炉子,我也不管三七 二十一了,拉开肖老师的被子就偎到被窝里去了,我又随手抽 了他床头的一本书,一看,是黑格尔的《美学》第二卷,哪里看得 懂,就这么翻翻,瞌睡上来不自觉地又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一看肖老师书桌上的座钟,十二点多 了,爬起来就往家里跑。父亲回来了,我若赶不上吃中午饭, 肯定要挨他一顿骂的。

我刚走到院坝的石坎子上,就见英子在那儿招手。 干啥?

你做啥去了?姨父发脾气了,她担心地说。

他呢? 我胆怯地问。

过河去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问:还有饭没?

给你留着你,在锅里,我给你盛饭去,英子说着就去盛了 两碗饭。见我疑问的表情,她说:我也没吃。 我的心里有一丝感动。几口扒完饭,我就夹了一本书到

学校去。虽然放假了,但我的心还在学校里。关键是觉得肖老 师的宿舍安静,没人打扰,比家里好多了。家里其实也可以 的,冬天也没有什么活让我做,过去属于我的事,譬如给爷做 饭,还有打猪草什么的,自从英子来了以后,基本就没有我的 什么事了。父亲回来了,家里的气氛遽然紧张了 路过学校图书室时,见门用明锁锁着,我随手推了一下

门,两扇门之间有大缝,我试着往里挤,挤不进去,便趴在门 缝里看,见图书室里全是书,乱七八糟堆放在地上。我伸手试

着拿,可就是差一点,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先到肖老师的房里

肖老师的宿舍就在学校图书室的隔壁, 肖老师来了以 后,没地方住挪出来的。我在肖老师的书架上翻了一阵子,心 里放不下隔壁那一屋子书。我自小就喜欢书,可家里经过两 次大抄家,别说书,连一片纸都不剩了。我小时候看的书都是 不全的,从收购站偷来的,有的没有封皮,有的没有前面几十 页,有的没有结尾。记得最早看的一本书,是小学三年级,那 本书是在河边垃圾堆拣来的,没有封皮,开头就是《弄小巧用 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那时不懂这是回目,只觉得 题目怪怪的,但看见有杀人的字样,想着可能刀光剑影,就看 下去了,有好多字不认识,意思也不理解,譬如回目中的大限 就不理解,但还是兴趣盎然。尤其是根据让下文能理解大概 的意思了,还能自以为然的认识好多字,更加得意洋洋了,后 来我到安康上学时,才知道是《红楼梦》第69回。后来,我还 在同学山娃子的家发现了一本没头没尾的书, 也是章回体 的,开篇就是《受魇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很好 看,看了就不离手,还给别人讲,回目中的"魇"字不认识,我 给别人讲的时候,就念成"鬼魔"。想来鬼魔也是讲得通的,直 到我上中学后才认识"魇"字,不知自己念了多少白字。

我是那样喜欢读书,以为上中学后可以好好读读中学图 书室里的书,可是也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我上了初中二年 级,图书室一次都没有开过。如今,我从门缝里看到那么多书 堆在地上,我在肖老师屋里找到火钳,趴在门缝一本一本往 外夹书。那次收获真是大,好像弄了一二十本书,本来还可以 拿得更多,但心里胆怯,没敢再夹了。那次夹的书,有几本我 到现在还珍藏着,譬如《列宁选集》、果戈理的《死魂灵》,还有 一本《趣味数学》等,可惜很多人看来看去就不知去向了。

我躲在肖老师的屋里看这些书,虽然有几本根本看不 懂,但还是满心欢喜,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大笔财富。过年前的 几天,就是在读这些书中度过的。年后又有没有事可干了,本 来父亲要我掏猪圈,可母亲说:让小安看书。母亲对我读书十 分支持,她自己识不了几个字,希望我能读书识字。母亲发话 了,父亲自然不好说啥,他一年在家没几天,最终说话算数的

整个寒假的后半段,我除了做寒假作业外,基本是在看 课外书。书桌上的读完了读书架上的,书架上的读完了,读他 床底箱子里的。在床底翻找书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了肖老 师在若干书中,夹着几封情书,没有抬头,一律是用亲爱的称 呼,我忍不住偷看了,我在小说中无数次见到过这样赤裸的 表白,让我心惊肉跳。我反复看,准备照着情书模仿一篇。送 给谁呢?下笔前,我苦恼地想。给阮茵?有个那个必要吗?别 吓着她了,从小手拉手一起长大,猛地给她这个酸溜溜的东 西,她说不定会尖叫着交给老师呢。

肖老师提前返校了,正月初十,跟着肖老师到学校的还有 他夫人柴老师。从这学期,她正式调任达仁中学,教大家的音 乐。方英安,谢谢你给我看门啊,第二天,在妈妈的小店,我正在 吃饭的时候,肖老师来烧煤生炉子,他拍着我的肩膀头说。

我使劲地看着肖老师的眼睛,看他是否发现了我动他床 底的东西,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 恒口饮食文化赋

来恒数月,寒来暑往。恒河之滨,念恒在恒。也曾酣然人睡,偶有彻夜未眠。幸有三友,乃恒口十年 志、汉滨乡镇志、金州县志。无才少学、东拼西凑。聊赠诸君,在恒安好。

秦岭南峙,月河汤汤。千年古镇恒口,踞汉水之滨,扼巴蜀之喉。山水钟灵,物华天宝;商贾辐辏,人 文荟萃。其饮食之道,承天地之馈赠,融南北之精粹,更兼儒释道三教之化育,实乃《礼记》所言"饮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绝佳注脚。一壶黄酒、一碗凉面、一席淘金宴,皆蕴乾坤之气,藏古今之变。

黄酒温润如《诗》,刚柔并济。《诗》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恒口黄酒,恰似《关睢》之婉约、《无 衣》之慷慨。月河舟楫如梭,船工负缆击浪,冬日饮之如抱炭火,酷暑啜之若饮甘霖。酒中藏移民之智: 鄂人携糯稻之醇,秦地纳山泉之冽,阴阳调和,乃成琼浆。婚丧嫁娶,酒为礼媒;岁时祭祀,酒通神明。 此非《周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之象乎?壶中日月,杯中春秋,黄酒之温润,恰似《中庸》"致中和,天 地位焉"之境,刚柔相济,道法自然。

凉面刚毅若《孟》,砺志弥坚。孟子曰:"天将降大任,必苦其心志。"恒口凉面之硬,恰如斯言。昔湖 广移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面中筋骨,乃镌刻拓荒者"虽千万人吾往矣"之魄力。较之关中凉皮之柔、 汉中米皮之滑,此面独以刚劲称雄。船工负纤,农人荷锄,皆需此"顶天立地"之食以壮筋骨。《尚书》 云:"稼穑作甘",凉面之硬,非徒口腹之欲,实为移民"自强不息"之精神图腾,恰合《孟子》"充实之谓 美"之大义。

淘金恒宴豪情似《易》,厚德载物。《易》曰:"君子以厚德载物。"恒口淘金者,一手执锄,一手握盆, 追金逐利而不失仁义。老街酒肆,金客云集,粉蒸肉肥腴如《楚辞》之瑰丽,桐叶粑清芬若《离骚》之幽 兰。"金玉满堂"一菜,玉米灿若繁星,蛋黄浑如金锭,暗合《周易》"含章可贞,以时发也"之机。更有酒坊 染坊,借红纸书"日进斗金",既彰商贾之智,亦显《大学》"生财有大道"之训。淘金饮食,豪迈中见精微, 恰如《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之道,生生不息。

《尚书》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之恒口,文旅相融,古法酿黄酒、手抻凉面已成体验之趣;富 硒贡米、禅意素斋更借电商风行四海。若效《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当以饮食为舟,载文化出海: 淘金宴可化主题餐厅,凉面传说可谱《霓裳羽衣》之新曲。昔孔子叹"逝者如斯夫",今恒口饮食文化, 恰似月河奔流,融古铸今,终将成《春秋》"大一统"之气象——盖因世间至味,非在脍炙,而在历史与未 来交响之绝响也!

谭坝镇本就姓"古",先后有 4 个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前河村和马河村拥有王家院子、喻家院子、陈家院 子等古建筑群,较为完整的保留着传统风貌,依山而建、临 水而居、天人合一的徽派风格,恰如散落在秦巴山区的立体

早年坝内有一棵檀香大树,故得名"檀坝"。随后因口 音流传及书写习惯的演变,逐渐被称为"谭坝"

当谷雨天的露珠还在与松针私语,大巴山的黎明已叩 响谭坝的春天、鸭蛋河用粼粼波光研墨书写的方言农语、王 家院子青瓦檐角垂落的雨丝、喻家院子青石阶苔痕斑驳的 泥墙、陈家院子天井翻涌年轮对白的纹路,正把古村与文旅 有机结合

谭坝镇没有朝九晚五的出行,只有早出晚归的服务,党 员干部编织成网的坐标系,父老乡亲打捞散落的满天星,红 马甲掠过河道,老檀树抖落尘埃,桥柱上褪色广告,在火钳 下化作蝶翼纷飞,鸟鸣惊醒沉睡的碎瓷与荒草,终在付家河 找到孝义新风的答案。

在道德讲堂与农家书屋里,棋盘敲碎孤寂,诵读漫过山 梁,曾经的劳动号子,在今日的生态步道上空立体环绕;在 "八一"水库的臂弯里, 听见推土机与古法夯土墙的对话, "三亮三评"的考核表上,驻村干部与"非遗"传人用不同笔 体签下共同助农的诺言;"周巡查"的脚印丈量过田埂,新翻 的泥土裹着青草的甜扑面而来;"月通报"的纸张流动着鸭 蛋河的水声,苔痕斑斑的石板在晨光里泛着光芒;"评比栏" 的数字是另一种庄稼,正在收割着比阳光更加滚烫的汗水; 山脚下的古茶树褪去了冬日的萧索,老竹编的斗笠在绿浪

间起起落落,崭新的杀青机在白雾间飘着团团茶香;泛黄的 老院子眉眼间跳动着游客笑脸;古朴典雅、干净整洁的栋栋 民宿客房正在喜迎宾至如归。

当无人机的航拍轨迹掠过谭坝,镜头里起伏的不仅是林 海,还有农家书屋的灯火,在月河与汉江的分水岭上,前河村 口的石牌坊下,青砖灰瓦的老宅院都活过来了;马河村的老 木匠带着徒弟修缮雕花门楼,凿刀落在楠木上的声响清越如 磬。那些被虫蛀空的房梁换上了新骨,檐角悬着的铜风铃还 挂着百年前的锈色,还有马河村民宿的灯笼次第亮起;农家 乐的土灶上焖着腊蹄,瓦罐里的米酒咕嘟咕嘟冒着泡,把整 个村庄都酿得微醺;安家寨腊肉加工厂写着"乡村振兴不是 田园综合体隐约露出的终章,而是传统村落永远湿润的苔藓

谭坝群山披黛色,林涛织就七分绸,古戏台的飞檐挑起 黄昏,老院子的木格窗棂梳妆,"我来了"的诗篇拨开云雾,亲 子研学助农行,工匠培训帮农富,三秦首座"慈安桥"的牌匾 倒映马河水,映照出二十四节气里的农耕图。

谷雨三朝看牡丹, 而谭坝的杜鹃已把山坳染成胭脂色, 新插的秧苗在傅家河倒影里,镜头惊起茶垄间的云雀;黄牛 拉犁的不仅是春泥,还有古檀年轮里墨色未干的散文诗行, 看着新装太阳能路灯将采风人影拉得老长,恍惚间老村落与 古时光的影像叠加。

谭中有大道,坝中见乾坤。山是千变万化的巍峨,水是绰 约多姿的灵秀,在山水的共生守护中,谭坝镇的风采就这样

老小孩

王健春



当薄雾中的舰艇轮廓渐次清晰时,我扶着栏杆的手微微发颤。眼前这艘停泊 在海军文化园的补给舰,与记忆中的母舰有着近乎孪生的舰艏曲线。四十年的岁 月流逝,海水在它们身上蚀刻出相似的纹路,就像岁月在我们这群老海军战士脸 上留下的道道沟壑。

沿着舷梯拾级而上,一种熟悉的共振从钢铁深处传来。机舱走廊的光影仍带 着八十年代特有的青灰色调,仪表盘虽已蒙尘,却让我想起那些在主机轰鸣中不 眠的夜晚。指尖掠过冰凉的舱壁时,忽然触到某处细微的凹陷——或许正是当年 某次风浪中留下的印记,如同我们骨血里永远镌刻着那个南太平洋的黎明时分。

那是个被历史选中的春天,我们犁开东海初融的碎冰向大洋深处驶去,我至 今记得咸涩的海风如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在那个永恒的清晨,舰队在晨雾中展开 成巨大的扇形,像母亲伸展双臂迎接远归的游子。

如今站在文化园的观景台上,看年轻父母指着舰炮给孩子讲述往事。他们不 会知道,这位白发老者曾在同样的位置守望着数据舱打捞的瞬间;不会看见褪色 作训服口袋里珍藏的、被海水浸透又风干的航行日志。春风依旧年复一年吹过甲 板,将我们的守望祖国航天事业的故事酿成海盐的气息,飘散在每道新生的浪尖

暮色渐浓时,最后一批参观者陆续离舰。晚霞正将舰艉的旗帜染成金色,恍若 当年远征时永不熄灭的航标灯。我对着钢铁巨舰行了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融入喧 闹的市井人潮。海风掠过城市森林的间隙,送来了遥远而熟悉的潮声——那是所 有深蓝军旅岁月,在血脉深处的永恒回响。



八十岁的谦诚老人真有趣,闲暇之余,喜找我这个小他两轮的忘年 交谈天说地,于是乎,我很荣幸地从这位博学多闻的百事通口里,轻松 掌握了平利县城古往今来的诸多逸闻趣事。

大什字黄家寡子,看似凶煞,父母吓唬哭闹的孩子都说"小心黄家 寡子来了。"其实人家一不寡二不坏,卖水为计,公道一根筋,从不恃强 凌弱、欺行霸市;"一二一"原本是村里能人,会治跌打损伤,因婚姻裂变 疯癫,四处流浪,大冬天穿得薄,门前讨米不停地踏步取暖,习惯成自 然,春夏秋冬都如此,人们干脆叫他"一二一";王女儿是个男的,长得眉 清目秀而得名,谁家有个红白事,他准出现,最有技术含量的赃累活非 他莫属,逗人爱的是嘴甜,逢人就喊,把女孩儿称阿姨,将夫妻一个喊叔 一个叫婆,让人哭笑不得;信用联社拐角卖花老胡,花养的不敢恭维,也 没见卖出几盆,感觉他卖花是幌子,跳舞是主业,舞不像舞、操不像操跳 得酣畅淋漓,成为街边"舞魔"……这些都是老爷子给我谝的。

他给我讲的平利城关"四不像",县志、史料也没有。说上世纪四五 十年代,平利城关流传着一首民谣:从东门到西门,遇见四个奇怪人,一 个穷人像富人,一个富人像穷人,一个男人像女人,一个女人像男人。东 门外谭氏老大,家境贫寒,但好面子,每次出门穿长袍马褂,戴礼帽,左 手捧水烟袋,右手拄文明棍,不知情者,以为他是富家子弟,街坊邻里说 他是穷人像富人。西城外刘马客,虽家财万贯,但生活异常节俭,出门做生 意总戴一顶十八圈的破草帽,粗布衣服打满了补丁,背的口袋里装着苞谷 面馍或荞麦面粑粑,走到哪儿歇脚只需讨碗水喝就行,民间说他是富人像 穷人。北坡火神庙住着一个挑水卖的单身男,长年头上围着黑丝帕,说 起话来嗲声嗲气,挑起水来摇摇晃晃,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兰花手指甩 来甩去,活像戏剧舞台的旦角形态,常被眼拙之人当女人,他是名符其 实的男人像女人。大什字南边有个女老板,常年男人打扮,留平头,穿长 袍,戴墨镜,说话粗声粗气,做事干脆利落,最搞笑的是常被多情女子误 认帅哥儿抛媚眼,城里人送她"大司令"诨名,她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像男

老爷子绘声绘色地讲,模仿得神灵活现,逗得我前仰后合。看我笑 够了,老人收起笑颜,一本正经地说,这"四不像"也折射了当时的社会 现状:穷人像富人,谭家老大在旧官府打杂,总想在平民百姓面前高人 一等,所以打肿脸充胖子,这是虚伪、等级思想作祟;富人像穷人,刘马 客秉行的是财不外露原则,那年月,兵荒马乱,哪有安全感? 男人像女 人,那时穷,营养跟不上,让你八十斤身板挑一百斤担子,不摇晃扭捏行 吗? 吃了上顿没下顿,说话有气无力,不像女人才怪! 至于女人像男人,

女人开店铺,没有钢火受欺负,干脆女扮男装,省去许多麻烦。不想这 "四不像",老人还能上升高度、挖出哲理,我对老爷子更刮目相看。"还 是现在好啊!"这是老爷子起身告辞的口头禅

-日,谦诚老人又莅临我的斗室,说想把平利城关"四不像"写下 来,这东西南北向都有了,再有个"中",搞成东西南北中"五不像"岂不 更好? 我灵光乍现,成竹在胸:"有现成的啊。"老人双手抱拳:"愿闻其

于是,我正经八百地给他推介起来:这位老人一点都不像老人,他 八十岁年龄,五十岁身板,三十岁举止,十几岁心态,你说,算不算一奇? 老人一愣,有这等奇人?我继续描述:他才华横溢,吹拉弹唱、诗词歌赋、 雕花刻叶、养花种地,样样精通,文武双全;他文章书画获过市级以上奖 励,制作船灯堪称一绝,小县城酒楼商铺大多有他笔墨,他在五峰楼举 办过两次个人书画展,目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八十高龄每晚在女 娲广场唱花鼓戏;他娘生九子,唯独成活他一个老九,死神四次与他擦 肩而过,人生可谓跌宕起伏……说到这儿,老人反应过来,身体前倾,睁 大眼睛,指着自己鼻尖,"你说的是——我呀?!"难道不是吗?你就是第 五不像——老人不像老人,像小孩,你的雅号我都起好了,叫"耄耋少

老人对我送他的雅号挺认可,送他"耄耋少年"其实还有隐情:这童 心未泯的老头儿,经常把与年轻女子翩翩起舞的视频发到网上炫耀,对 点赞"宝刀未老""黄骢少年"之类的留言,一个劲回复"谢谢!"或咧嘴大 笑表情包。还有一件事更搞笑,一次老人家气冲冲向我诉苦,说现在好 多协会搞活动不要他参加,并愤愤不平说,我虽然八十多岁,但有不满 十八岁的心,我可以写保证书呀,出什么事自己负责,绝不找人麻烦。我 嘴上劝慰,心里嘀咕,搁我,也不愿带你呀。

前一阵,谦诚老人又来聊天,说他准备把知道的平利趣闻轶事拍成 抖音,自己亲自出镜讲述,按目前的素材能拍一百集,一定火爆,到时自 己不但是耄耋少年,还是网络红人。

今年五一前夕,老人家微信告我已拍了二十集,正紧锣密鼓加劲儿 呢,末了,留言"别祝我长命百岁啊。"我会意一笑,老人早年给我讲过一 个冷笑话:新来的经理慰问九十九岁高龄老人,握住老人手说,祝您长 命百岁!老人反问,领导的意思是只准我再活一年?经理丈二和尚摸不 着头脑,不知哪句得罪了老人,旁人解释后,连忙道歉,口误、口误。我懂 -谦诚老人,及时回复"健康快乐,永葆青春!"我知道这八个字比传统的 "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他更喜欢。

